

清史稿

赵尔巽等

●卷五百 列传二百八十七

◎遗逸一

李清（李模） 梁以樟（王世德） 阎尔梅（万寿祺） 郑与侨 曹元方庄元辰（王玉藻） 李长祥（王正中 董守谕） 陆宇 鼎（弟宇爆、江汉）方以智（子中德等） 钱澄之 恽日初 郭金台 朱之瑜 沈光文（陈士京）吴祖锡

太史公《伯夷列传》，忧愤悲叹，百世下犹想见其人。伯夷、叔齐扣马而谏，既不能行其志，不得已乃遁西山，歌《采薇》，痛心疾首，岂果自甘饿死哉？清初，代明平贼，顺天应人，得天下之正，古未有也。天命既定，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，及事不成，虽浮海入山，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。迄於国亡已数十年，呼号奔走，逐坠日以终其身，至老死不变，何其壮欤！今为遗逸传，凡明末遗臣如李清等，逸士如李孔昭等，分著於篇，虽寥寥数十人，皆大节凜然，足风后世者也。至黄宗羲等已见儒林传，魏禧等已见文苑传，余或分见于孝友及艺术诸传，则当比而观之，

以见其全焉。

李清，字心水，号映碧，兴化人。天启辛酉举人，崇祯辛未进士，授宁波府推官。考最，擢刑科给事中，同日上两疏：一言御外敌当战守兼治，不当轻言款；御内寇当剿抚并用，不当专言抚。一言治狱不宜置失入，而独罪失出，因论尚书刘之凤不职状。寻以天旱，复疏言此用刑锻炼刻深所致，语侵尚书甄淑，淑遂劾清把持，诏镌级，调浙江布政司照磨。无何，淑败，即家起吏科给事中。疾朝臣日竞门户，疏言：“国家门户有二：北门之锁钥，以三协为门户；陪京之扃键，以两淮为门户。置此不问，而闕堂斫穴，长此安底？”疏入，不报。

京师陷，福王建号南京，迁工科都给事中。见朝政日坏，官方大乱，乃疏言：“大仇未雪，凡乘国难以拜官者，义将慚恟入地，宜急更前辙，以图光复。”又愤时议以偏安自足，抗疏曰：“昔宋高之南渡也，说者谓其病於意足，若陛下於今日，其何足之有？以河、洛为丰沛，则恭皇之旧封也，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，则不足；

---

以金陵为长安，则高帝之始基也，为高帝所全有而不有，则不足。臣深望陛下无忘痛耻，以此志为中外倡也。傥陛下弛於上，则诸臣必逸於下，先帝之深仇，将安得而复哉？且宋之南渡，犹走李成，擒杨么，以靖内制外。今则猷、瑶交炽，两川危於累卵，汀、潮、南赣，并以警闻。北有既毁之室，南无可怡之堂，臣窃为陛下危之！”疏上，报闻而已。

有司始谥庄烈帝为思宗，清言庙号同於汉后主禅，请易之。又请补谥太子、二王及开国、靖难并累朝死谏诸臣，或以为迂，叹曰：“士大夫廉耻丧尽矣！不於此时显微阐幽，激发忠义之气，更复何望耶？”清事两朝，凡三居谏职，章奏后先数十上，并寝阁不行。

寻迁大理寺左寺丞，遣祀南镇，行甫及杭，而南都失守矣。乃由间道趋隐松江，又渡江寓高邮，久乃归故园，杜门不与人事。当道屡荐不起，凡三十有八年而歿。清忠义盖出天性，庄烈帝之变，適在扬州，闻之，号恸几绝。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，必设位以哭。尝曰：“吾家世受国恩，吾以外吏，蒙先帝简擢，涓埃未报。”

---

国亡后，守其硜硜，有死无二，盖以此也。

晚著书自娱，尤潜心史学，为史论若干卷，又删注南、北二史，编次南渡录等书，藏於家。

李模，字子木，吴县人。天启乙丑进士，授东莞知县。考最，入为御史。因劾论中官，谪南京国子监典籍。福王立，封四镇为侯、伯，模上言：“拥立时，陛下不以得位为利，诸臣何敢以定策为功？甚至侯、伯之封，轻加镇将。夫诸将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，事陛下未彰汗马之绩，方应戴罪，何有勋劳？使诸将果忠义者，必先慰先帝殉国之灵，而后可膺陛下延世之赏。”报闻。寻改为河南道御史。马、阮乱政，叹曰：“事无可为矣！”即请告，不复出。杜门里居，三十年如一日。幼与徐汧为总角交，汧死国事，为恤其家而存其孤，不渝旧好。年八十，卒於家。

梁以樟，字公狄，清苑人。与兄以棻、弟以桂，并知名，时号“三梁”。以樟负异才，八岁读书家塾中，值壁裂，作壁裂歌云：“壁猛裂，龙惊出。”见者大奇之。十六岁补弟子员，受知左光斗。崇祯己卯举乡试

---

第一， 明年成进士。 命试骑射， 进士皆书生， 夙不习， 以樟独跃马弯弓， 矢三发， 的皆应弦破， 观者叹异。 即授河南太康知县。

中原盗起十余年， 所在荼毒， 督抚莫能办， 率倡抚议， 苟且幸无事， 盗且服且叛。 而河南比年大旱蝗， 人相食， 民益蜂起为盗。 人为以樟危， 金都御史史可法以其有经世略， 独劝之行。 抵任， 探知境内贼凡三十六窟， 於是练乡勇， 修城堡， 严保甲； 募死士， 入贼巢。 伺贼出入。 尝夜半驰风雪中， 帅健儿密捣贼垒， 贼惊佚， 擒其渠， 毁巢而归。 居半载， 境内贼悉平。 调商丘， 时李自成犯开封， 不能破， 乃东攻归德。 以樟婴城血战三日夜， 城陷， 妻张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， 事具明史。

以樟被重创， 仆乱尸中， 死复甦， 商民救之出， 奔淮上， 被逮谳请室。 贼入潼关， 复渡河东犯， 京师震动。 以樟乃从狱中上疏： “请皇太子抚军南京， 辅以重臣， 假便宜从事， 系人心。 倡召豪杰义旅， 大起勤王兵。 择宗室贤才， 分建要地， 而重督抚权， 行方镇遗意， 合

力拒。”疏上，执政尼之。

迨出狱，而都城陷。福王立，以樟自德州、临清南下，与各郡邑建义文武吏及诸豪士歃血盟，人皆感愤流涕，受约束待命。渡淮见可法，因建议：“山东、河北为江南藩蔽，若无山东、河北，是无中原、江北，无中原、江北，区区江南，岂能自守耶？今宜於河南北、山东，设三大镇，仿唐节度使、宋经制招讨使之制，以大臣文武兼资者为之。宽其文法，使自为战守，而阁部大治兵，居中驭之。”又言：“北方人心向顺，宜及时抚为我用，否则忠者不能支，黠者反戈相向矣。”前后奏记百数十。而马士英专政，货鬻官爵，用逆党阮大铖为兵部尚书，竞立门户，斥忠谏之士，君臣日夜酣乐。左良玉、高杰、刘泽清等各拥兵跋扈，莫能制。以樟知事不可为，愤郁成疾，辞去。可法仍举以樟为兵部职方司主事，经理开、归。

未几，扬州破，可法死，南都相继溃。以樟遂与以綦遯迹宝应之葭湖，买田数十亩，躬耕自给。清初，召用胜国诸臣，以樟年才三十七，朝贵致书劝驾，不

---

应。自筑忍冬轩，日与张[A12B]、孙尔静讲学其中，四方之士，若阎尔梅、王猷定、刘纯学、崔干城、僧松隐暨其乡人王世德父子，时时过以樟剧饮，慷慨激昂，继以涕泣。晚年偕乔出尘、陈钰、朱克生、刘中柱结文字社。康熙四年七月十五日，端坐作论学数百言，掷笔而卒，年五十八。世德之子洁、源，集其理学、经济诸书及诗、古文合为一编，曰梁鷗林先生全书，今传世者，惟印否诗集而已。

世德，字克承，自号霜皋，北平人。少袭锦衣卫指挥僉事。北部陷，拔刀将引决，为仆所夺，妻魏已率妇女赴井死，遂易僧服，与以樟偕隐。尝愤野史诬罔，不可传信后世，歛歔扼腕，作崇祯遗录一卷，自序之，康熙间修明史，有司录其副本上史馆。三十二年，卒，年八十有一。子源，以手藁殉葬。

阎尔梅，字用卿，号古古，沛县人。崇祯庚午举人。李自成陷北京，尔梅上书请兵北伐，并尽散家财，结死士，为前驱。自成党武愰至沛，屡使招尔梅，以碎牒大骂下狱，愰败，乃免。赴史可法之聘，参军事

---

，首劝渡河复山东，不听。时高杰为许定国所杀，河南大乱，尔梅又说可法西行镇抚之。杰部将约束待命，可法为设提督统其众，而自退保扬州。尔梅力阻之，请开幕府徐州，号召河南北义勇，得以一成一旅规画中原。又请空名告身数百纸，乘时布发，视忠义为鼓励，俾逋寇叛帅不得以逾时涣散，少有睥睨。策皆不行，遂贻以书而去。

及可法殉节，尔梅走淮安，就刘泽清、田仰，画战守策，复不听。师入淮，尔梅率河北壮士伏城外，众惧阻，羽士陶万明特庇之。巡抚赵福星以书招，尔梅痛哭谢之。乃散其众，遁海上，祝发，称蹈东和尚。复走山东，联络四方魁杰，谋再举。又至河南，至京师，以山东事发被捕，下济南狱，脱走还沛。名捕急，弟尔羹、侄御九皆就逮，妻、妾同自缢。

尔梅乃託死夜遁，变名翁深，字藏若，历游楚、蜀、秦、晋九省。过关中，与王弘撰等往还。北至榆林，从宁夏入兰州。凡十年，狱解，始还。未几，为仇家所攀，复出亡，龚鼎孳救之，得免。北谒思陵，又东出榆关

---

。还京，会顾炎武，复游塞外。至太原，访傅山，结岁寒之盟。尔梅久奔走，历艰险，不少阻。后见大势已去，知不可为，乃还沛。寄於酒，醉则骂座。常慨然曰：“吾先世未有仕者，国亡，破家为报仇，天下震动。事虽终不成，疾风劲草，布衣之雄足矣！”遂高歌起舞。泣数行下。居数岁卒。年七十有七。

尔梅博学善诗，有白耄山人集。

万寿祺，字介若，世称年少先生，徐州人。与尔梅同郡，又同岁生，同举乡试，志节皆

同，既同举事。南都破，江以南义师云起。沈自炳、戴之俊、钱邦芑起陈湖，黄家瑞、陈子龙起泖，吴易起笠泽，皆与会师，谋恢复。兵溃，寿祺被执，不屈，将及难，有阴救之者，囚系月馀，得脱。乃渡江归隐，筑室浦西，妻徐、子睿，灌园以自给。髡首被僧衣，自称明志道人、沙门慧寿，而饮酒食肉如故。时渡江而南，访知旧，吊故垒。遗民故老过淮阴者，亦辄造草堂，流连歌哭，或淹留旬月。虽隐居，固未尝一日忘世也。顺治九年，卒。

---

寿祺善诗、文、书、画，旁及琴、剑、棋、曲、雕刻、刺绣，亦靡弗工妙。尔梅论有明一代书，推为第一。著有隰西草堂集。

初，尔梅、寿祺同谋举事，一起江北，一起江南，先后相呼应。及事败，尔梅出走，思得一当。寿祺留江、淮观世变，不幸先死。尔梅独奔走三十余年，亦终无所就。后世称“徐州二遗民”，常为之太息云。

郑与侨，字惠人，号确菴，济宁人。五岁父歿，母张以祖遗田让之仲，独取遗书一篋授侨，曰：“儿读此，可饱也！”与侨发奋力学，崇祯丙子举於乡。时流寇充斥山左，与侨以济宁为漕艘咽喉地，倡义与城守张世臣、举人孟瑄并力杀贼，城赖以完。有贼郭升者，将至济宁州，吏议迎款，嘱与侨草表，力拒乃止。及贼至，与侨率乡人歼之，遂徙家淮阳。

史可法方开府淮上，闻与侨名，奏为仪真令，而吏部以其前守济宁功，改除扬州府推官。扬州为兴平伯高杰列藩地，其将卒多骄横，稍不当意，抽刀割人，与侨悉裁之以法。巡按御史何纶荐以推官监江、海军，

---

驻通州。

江南失守，与侨奉母之武林，总督张存仁、经略洪承畴奇其才，欲官之，皆谢不起。后归济上，立社教授生徒，绝口不谈时事。尝遍游秦、晋、川、蜀、荆、楚、吴、越诸胜，著有确菴稿、丹照集、争光集、济宁遗事、秦边记要等书。卒，年八十有四。自为圹志。

曹元方，字介皇，海盐人。父履泰，明兵部侍郎，以忠直著。元方，崇祯癸未进士，南京建号，授常熟知县。时大学士马士英擅国政，有荐元方署职方司事者，士英亦藉元方名，冀往谒附己，元方讫不往。上疏言原遵定制补外吏，语侵士英，士英怒，卒与令常熟。常熟为吴中烦剧邑最，当金陵草创，所在兵与民交徂无宁晷。元方措兵饷，惜民力，俱帖然，邑称治。

金陵败，弃官归，履泰先获谴谪戍，亦適归。父子相谓，於义不可晏然以居。元方先变姓名，间道入闽，至建宁，谒唐王。即授吏部文选司主事，晋验封司郎中。顷之，履泰亦由海道至，即授太常卿，晋兵部右侍郎。父子俱以忠义激发，间关来，一时咸伟之。

当是时，郑芝龙久以桀寇内附，崇其秩号，姑息为养骄，至是益甚，志叵测。元方抗疏，自请出视江上师，阅封守，欲从外为重内计。得召对，加御史衔，赐白金，挥涕以行。至浦城，则江上溃兵接踵狼狽下，元方仓卒走，计后图。履泰从唐王趋赣州，遇兵，投身崖石下，绝复甦。昇至僧舍，辗转至浦城，父子得相见。

履泰疾甚，先归，旋卒於家。元方闻，乃亟归，微服挈母及妻子行，寄食旅舍中。久之，事稍定，卜居硖石村，筑草堂，自号耘庵。以老卒，年八十有二。

庄元辰，字起贞，晚字顽菴，鄞人，学者称汉晓先生。赋性严凝，不随人唯阿。崇祯丁丑进士，授南京太常博士。甲申之变，一日七至中枢史可法之门，促以勤王，福王立，议推科臣，总宪刘宗周、掌科章正宸皆举元辰为首，而马士英密遣私人致意曰：“博士曷不持门下刺上谒相公？掌科必无他属。”峻拒之。中旨仅授刑部主事。已而阮大铖欲兴同文之狱，元辰曰：“祸将烈矣！”遽行，未几而留都亡。

---

钱肃乐之起事也，元辰破家输饷，时降臣谢三宾为王之仁所胁，以饷自赎。及肃乐与之仁赴江上，三宾潜招兵，众疑之。明经王家勤谓肃乐曰：“浙东沿海皆可以舟师达盐官，倘彼乘风而渡，列城且立溃矣，非分兵留守不可。”肃乐曰：“是无以易吾庄公者。”於是共推元辰任城守事，分兵千人属之，以四明驿为幕府，家勤及林时跃参其事。元辰日耀兵巡诸堞里，人呼为“城门军”，三宾不敢动。乃迎鲁王於天台，鄞始解严。

晋吏科都给事中，迁太常卿。上疏言：‘殿下大仇未雪，举兵以来，将士宣劳於外，编氓殫藏於内，卧薪尝之，不遑，而数月来，颇安逸乐。釜鱼幕燕，抚事增忧，则晏安何可怀也？敌在门庭，朝不及夕，有深宫养优之心，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，则蒙蔽何可滋也？天下安危，托命将相，今左右之人，颇能内承色笑，则事权何可移也？五等崇封，有如探囊，有为昔时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，则恩膏何可滥也？陛下试念两都黍离麦秀之悲，则居处必不安；试念孝陵、长陵铜驼荆

---

棘之惨，则对越必不安；试念青宫二王之辱，则抚王子何以为情；试念江干将士列邦生民之困，则衣食可以俱废。”疏入，报闻。已又言中旨用人之非，累有封驳，王不能用。

时三宾夤缘居要，而马士英又至，元辰言：“士英不斩，国事必不可为！”贻书同官黄宗羲、林时对云：“蕞尔气象，似惟恐其不速尽者，区区忧愤，无事不痛心疾首，以致咳嗽缠绵，形容骨立。原得以微罪，成其山野。”遂乞休。

未几，大兵东下，乃狂走深山中，朝夕野哭。元辰故美须眉，顾盼落落，至是失其面目，巾服似头陀，一日数徙，莫知所止，山中人亦不复识。忽有老妇呼其小字曰：“子非念四郎邪？”因叹曰：“吾晦迹未深，奈何？”顺治四年，疽发背，戒勿药，曰：“吾死已晚，然及今死犹可。”遂卒。

王玉藻，字质夫，江都人。崇祯癸未进士，授慈溪知县。少詹项煜以从逆亡命，玉藻及慈民冯元飏均出其门，遂匿於冯氏。慈人毙煜於水，玉藻置不问。有

明士习重闺谊，或以为过，玉藻曰：‘吾岂能为向雄之待锺会哉！夫君臣之与师友，果孰重？’闻者悚然。

金陵破，鲁王监国，玉藻乃与沈宸荃起兵，晋御史，仍行县。复募义勇，请赴江上自劾，略谓：“今恃以自保者，惟钱唐一江，待北兵渡江而后御，曷若御之於未渡之先？臣原以身先之！”乃解县事，以兵科都给事往军前。时驻兵江上者，有方国安、王之仁、孙嘉绩、熊汝霖、章正宸、郑道谦、钱肃乐、沈光文、陈潜夫、黄宗羲，咸各自为军，兵饷交诇，莫敢先进。既不予玉藻以饷，复陈划地分饷，又不听，玉藻乃力请还朝。

既入谏垣，上封事十馀，略谓：“北兵之可畏者在勇，而我军之可虑者在怯，怯由於骄，兵骄由於将骄。今统兵之将，无汗马之劳，辄博五等之封，安得不启以骄心？骄则畏战，非稍加裁抑，恐无以戢其嚣陵之气。”又谓：“宜用海师窥吴淞，以分杭州北兵之势。又刘宗周、祁彪佳诸臣，宜加褒忠之典。”以是不为诸臣所喜，乃力求罢职。时元辰为太常，固乞留之，谓：“古人折槛旌直，今令直臣去国，岂国家之福！”玉藻感其言，

---

供职如初。

浙东再破，玉藻追鲁王躅，弗及，自投於池，水涸，不得死，乃以黄冠遯於剡溪。资粮俱尽，采野葛为食。妻李，辽东巡抚植女，知书明大义，在浙右时，屡脱簪珥佐军兴；偕入剡溪，命二子方岐、方嶷拾堕樵，不以穷阨易操。適四明山寨竞起义军，以书致玉藻，玉藻思乘间入舟山，为侦骑所遏，不果往。每临流读所作诗，辄激励慷慨，仰天起舞，或朝夕悲歌，与门人熊亦方相和答。继亦方以癲死，玉藻归隐北湖，誓不易衣去发，作绝词以逝。遗命不冠而敛。

李长祥，字研斋，达州人。崇祯癸未进士。初以诸生练乡勇助城守，后选庶吉士，吏部荐备将帅之选。或曰：“天子果用公，计安出？”叹曰：“不见孙白谷往事乎？今惟有请便宜行事，虽有金牌，亦不受进止。平贼后，囚首阙下受斧钺耳！”闻者咋舌。贼日逼，上疏请急令大臣辅太子出镇津门，以提调勤王兵。不果行，而京师溃，为贼所掠，乘间南奔。

福王立，改监察御史，巡浙盐。鲁王监国，加右